

地图上的行走者

黄蓓佳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地图上的行走者
黄蓓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图上的行走者 / 黄蓓佳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
美术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80-0941-9

I. ①地…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3955号

责任编辑 王林军

装帧设计 曲闵民

编 务 李秋瑶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责任监印 吴蓉蓉

书 名 地图上的行走者

著 者 黄蓓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194mm 1/32

印 张 5.7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80-0941-9

定 价 35.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79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辑 中东忧伤 |

孤独的旗手	1
灰色背景中的绚烂	10
黄昏谒大马士革清真寺	15
穿行在戈兰高地上	25
作协主席利娜德	36

| 第二辑 英伦气象 |

儿童天堂	42
良 宵	46
在英国雷丁过春节	51
欧洲的流行艺术节	55
飘泊异域的中国主妇们	59
窗口的风景	66
我的保加利亚邻居	69

| 第三辑 南洋味道 |

台湾茶	76
人在新加坡	81
榴莲的滋味	85
演员与看客	88
槟城海滩	91

| 第四辑 四海风云 |

遍地歌舞	95
挪威的滨海小镇	100
欧洲的马拉松	104
直击心灵的一瞬	109
书法和日本女人	113
俄罗斯姑娘	116

| 第五辑 五洲过客 |

怀中的婴儿	120
黑人兄弟莫哈比	124
名叫中村的小伙子	128

褐色眼睛的乔巴	133
志愿者海伦	137
曼德琳妈妈	145
地图上的行走者	155
跋	171

第一辑 中东忧伤

■ 孤独的旗手

还是在 21 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那一年。

接到出访通知的时候我就已经掐指算好：那一年的亚洲杯足球赛月底在黎巴嫩进入尾声，恰好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月底到达贝鲁特，不迟不早赶上决赛。如果上帝保佑，看中国队决胜冠亚军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行李还在收拾着，情绪已经提前进入兴奋。倒也不是我对足球有多大的兴趣，是不肯错过看热闹的机会罢了。

10月29日上午，从大马士革出发往叙黎边境，在过境海关大楼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黎巴嫩作协主席。当时是中午时分。事先我们团的球迷们已经打听好了，当天下午4:30是中韩两国球队决胜三四名的时刻。跟迎接我们的主席把事情一说，他当即把电话打回去，找有关人员弄球票。大巴一路疾行赶到贝鲁特，才进饭店大门，一摞球票已经整整齐齐躺在前台柜面上等着我们。阿拉伯世界对中国人的友好，真不是吹的。球票一共是18张，我们代表团连陪同才6个人，大家打趣说完全可以在座位上睡着看球。后来才知道那天的票价是10美元1张。真心不贵，因为三四名的决赛和冠亚军决赛会连续进行，买了票的观众能坐下来一气儿看四五个小时，过瘾。

放下行李，距开场时间已经很近，大家匆匆去了一下洗手间，复又上车往球场赶。走到一半时感觉气氛不对，道路两边忽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穿迷彩服的士兵，不断地拦下一些汽车，检查，有的挥手放行，有的喝令绕道。我当时颇有点紧张，因为黎以边境正在打仗，是不是贝鲁特遭遇了恐怖活动？车停下，过来两个士兵，探头往窗内看看，见我们是中国人，开颜一笑，客气地摆一摆手，放行。车中人相互看看，很得意。这样的友好态度实在让我们一路上太受用了。车接着前行，5分钟后进入第二道岗哨，依旧是全副

武装的士兵目光炯炯如临大敌。一直到汽车开进了体育场的范围，军警只见增多不见减少，大家才恍然大悟：不是遭遇恐怖活动，而是亚洲杯决赛要开始了。我的天呐，这样的一种“夹道欢迎”，真叫我等消受不起呀。

开赛时间所剩无几，场中观众坐得稀稀拉拉，如同大旱之后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我们在看台上东张西望，盼望能找到一片中国人的地盘掺和进去，一会儿呐喊助威的时候能够多点儿气势。找了半天，还把照相机的长镜头拉出来看了又看，只找到了韩国旗、太阳旗、绿白两色的沙特国旗，偏偏就不见五星红旗。正失望呢，忽地在我们眼皮下冒出一个白净皮肤的帅小伙儿，怀里变戏法般抽出一团艳红，哗地展开，但见五颗金星闪闪耀眼，不是我们的国旗是什么？大家“嗷”的一声叫，穿过座椅直奔国旗而去，仿佛流浪多年之后一搭眼看见了亲近的家人，激动中眼睛都有点热乎起来。

一直到开场，小伙子两手抻着旗角，不屈不挠地摇着舞着，旗下却始终只有5位忠实的中国作家。开场之后他讪讪地收了旗，折叠成方方的一片，摊晾在自己的膝盖上。他依旧盼望场子对面有人看见了这片红色之后会应招而来。在别人的国土上看中国队踢球，不把中国观众归聚到一块儿，算个什么劲呢？

是作家总的好奇心。抓紧空档跟他闲聊几句，知道小伙子是北京人，外派到黎巴嫩的饭店做劳务，专搞食品雕刻。出来之前他是学这个的。今天他请了假出来看比赛，工资当然要扣，加上票钱，来回车费，所花也算不菲。国旗取自他所在饭店门前的旗杆，是借用。黎巴嫩很多饭店门前都喜欢挂各国国旗，当招牌，我们住的那家也有。他说他喜欢看球，在北京就是球迷，可惜中国队不给他面子，没能进入决赛。

他膝盖上摊着国旗，文文静静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场中观众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的身前身后全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并且日本人的队伍极其壮观，不但占据了整片整片的座位，还四处发放他们的小太阳旗，把大鼓呀，喇叭呀什么的弄出震耳欲聋的响。庞大的日本摄影记者团也开始浩浩荡荡进场，炮筒般的长镜头把小个儿的记者们压得不能喘息一样，看着都替他们累得慌。心里明知道日本人不过是占据有利地盘，等待的是下一场冠亚军决赛，免不了还是觉得兴奋，好歹人家把中韩之战的人气弄得旺起来了吧？

小伙子的脸色始终有一点紧张，他的手一直放在膝盖上，下意识地搓卷着那面国旗，卷起一个角，又放开，周而复始。我当然知道他担忧什么。“遇韩必败”是中国队的一道符咒，这么多年球迷们总在它的阴影下战战兢兢讨生活，期望了又失望，失望了再期

望，一次又一次，自杀的念头都有了。今天的三四名之战又逢韩国，还是在黎巴嫩的球场上，寥寥几个中国看客想要轻松看球都不可能！

球员进场的时候我们就伸长脖子寻找那几张熟悉的面孔。我们的座位真的是好：紧挨主席台，距绿茵场的高度正好适中，既能综观全局，又不至遗漏任何一个争球细节。10月底的天气不冷不热，太阳正背着我们西斜，空气洁净，崭新的足球场座位舒适，暖风吹得人毛孔发痒。这么好的看球条件，若是看不到一场好球，那真是上帝不肯帮忙。

主力的面孔却总是寻找不到，让大家的心忽悠悠的空落起来。后来才知道，那天有5个主力队员因为黄牌或伤病无法上场。残阵弱兵，如何能凭空打出一个神话的结局呢？可怜我们在国外20多天，没看报纸，消息不灵，白白地着急了一把。

开场之后小伙子就不再愿意跟我们说话了。我们代表团的5人之中，连我在内有3个是外行，根本没进过足球场的门边，这回跑来纯粹是凑个热闹。小伙子肯定从我们的言谈话语中察觉出来了，所以他不屑跟我们为伍，不再在我们身上浪费精气神儿。他的一双眼睛全神贯注盯在场中，来回地扫视，不像山东作家李贯通那样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叫喊，也不像北京作家高洪波那样拍着大腿表达心里的不满，他像我一

样的不动声色，只不过我是因为不懂而茫然，他是因为内心的紧张而憋着气。我觉得我们的队员踢得还挺好，起码看上去跟韩国队势均力敌，不显得有多么狼狈。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进账。

中场休息的时候，人越涌越多，四面看台几乎坐得满满。我前面来了拖家带口的一群日本人，大人拎着旅行袋，小孩子背着卡通包，半大不小的孩子抱着麦当劳的外卖可乐和汉堡薯条，一看就知道是下了飞机直奔球场而来的。再看场中寥寥可数的中国球迷，我不由替中国球队生出一丝悲哀：没有看客的表演哪里还能有热情？那一刻我真的是原谅了中国球队，在比赛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前原谅了。

整个休息时间里，我们身边的日本人兴高采烈、锣鼓喧天、又唱又跳，为下一场比赛进行“预演”。我们的北京小伙子神情肃穆，保持一个静坐的姿态一动不动，浑如置身事外的思想者。他给我的感觉是负担太重，重得像一座山，要把他压倒。他太好胜，太希望中国队赢，太想要在球赛结束时昂起脑袋从日本人的欢快群体中走出去，留给他们一个矜持的背影！

开赛的主哨音终于又响了。中国队仍然在严密防守，球在两拨球员的脚下滚来滚去，局面近乎僵持。15分钟左右时，天赐良机，中国队获得一个直接任意球。小将邵佳一状态极佳地起脚射门，脚尖和球“嘭”一

声响亮地撞击，球飞过防守人阵的头顶呼啸翻腾着照球门奔去，像一个在幼儿园里关了一天之后欢快地奔回家的孩子。进了！我们已经憋不住地跳起身来，无比激动地高举了双臂，把一声快乐的呐喊预备在喉咙口。我看见小伙子弓起腰背，把那面国旗抓在手中，随时都会冲下看台展旗挥舞的样子。他的面孔胀成了红色，鼻尖闪闪地发亮，眼珠瞪得活像要弹出眼眶粘到远处的球门柱上。

可是，球偏了。在我们6双眼睛热切的期盼下，球微微地、令人欲哭无泪地偏了，打在左侧的门柱上。命运之门终于没有敲开。

说不出来那一份惋惜和心痛。如果不是亲临现场，没有听到那一声美妙的脚尖和球的撞击的巨响，也许我这辈子都体会不出球迷们为什么常常会在场中痛哭、大骂、投掷脏物和打架。我懂得了什么叫“失之交臂”，什么叫“差之毫厘”，实际上这就是命运的捉弄，没有别的解释。

我们预感到比赛会没有结局，肯定会延时，或许还要靠“金球”决胜负。我们互相核准着手表上的时间，担心会因为延时过长而耽误了晚上8点开始的正式会见和宴会，那将是很失礼的事情。

小伙子重新坐下来，挺直腰背，坐得如同泥雕木塑。从他双肩和腰背的线条来看，他比先前更加紧张，

以至于整个的身体发紧、僵硬。

15分钟又过去了，眼看着比赛就要结束了，却在这猝不及防之间，韩国队的明星射手李东国逮住机会一脚射门，把球喂进了门洞。

巨大的、无边的悲哀霎时间笼罩了我们，使我们有整整3分钟的时间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什么都说不出。看台上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欢呼声呈波浪状地起伏，鼓声响得狂野而喧嚣，轰轰地将我们可怜的6个人埋进了悲哀的山谷。小伙子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他不敢也不愿意再看，最后的10分钟时间，在周围一浪高过一浪的人声鼓声中，他转身趴在椅背上，脸埋在肘弯里，一动不动地静默到终场。我不知道他哭了没有，我绝对相信他的一颗心已经被泪水浸泡得膨胀和发白。他是个多么渴望见到胜利和辉煌的矜持的球迷啊！

最后的10分钟里，奇迹终于没有出现。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指望有奇迹出现。

绿茵场上，双方球员草草握手之后就退到休息室。中国队员们在休息室里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我无从知道。我只看见场中工作人员飞快地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韩国队的领奖仪式做准备。日本的摄影记者们更是蝗虫一样在场边散开，个个占据着有利位置，把炮筒一样的相机架设和调试到最佳状态。我身边的

日本啦啦队已经扎好了头带，披挂上带“忍”字的日式和服，专门的后勤人员正从看台下变戏法一样地运上一盒又一盒糕点，忙而不乱地分发给大家，吃饱了肚子才有劲喊加油啊。而在另外一边的看台上，沙特队的球迷们也已经穿上了绿色和白色的服装，把同样颜色的大旗小旗举在手中，严阵以待，大有跟日本啦啦队一决雌雄的意思。毕竟这里是黎巴嫩，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人数来说他们已经占有了优势。

好戏这才要开场呢，没有人再记起刚才的中韩之战，就仿佛那是一场微不足道的预演，幕落了就过去了，情节和演员水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时候，在全场观众整体激动起来，要把自己投入进大宣泄大狂欢的时候，北京小伙子一声不响地站起来，卷起手中的国旗，没有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坚决地、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想他的心情太过悲哀，无法再把自己融进眼前的欢乐。虽然10美元的球票中有8美元的价值在下一场比赛，他还是要走。这个伤心的球迷，这个孤独的旗手。

记下以上的这些，也是替我们全中国的球迷哭泣。

■ 灰色背景中的绚烂

这满坡满墙的红叶啊！从山坡逶迤而下的、一片叠一片倾斜着的、像火焰一样燃烧又像落日一样辉煌的红叶，在走进石砌拱门的瞬间扑进我们的眼帘，轰隆的一声响，撞击出周身轻微的疼痛。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绚丽灿烂的红叶，没有一丝污秽和伤痕的红叶。纪伯伦纪念馆，在完美的红叶中默然静立的建筑。

古铜色的木门低而窄，走进去的时候须得缩肩躬腰。不知道这些古旧的门窗是不是统统由雪松木制成。纪伯伦生前曾经嘱咐他的家人：“要把我埋在黎巴嫩的雪松身边。”1931年他在美国纽约去世，家人果真万里迢迢运回他的遗体，在故乡卜舍里的山间买下这座废弃的修道院，安置他伟大而孤寂的灵魂。几世纪前用来做弥撒的山洞，被人们凿进去一个更深的套穴，放进诗人朴素的棺木。套穴和山洞之间，原先用玻璃相隔，供人们有距离地瞻仰，再后来整座纪念馆修成，觉得玻璃的质地跟纪伯伦的精神不相吻合，遂拆下玻璃，在一平方米见方的不规则形洞口安放了一大块自然主义风格的雪松树根。如果躬身向前，从树根的枝杈间插进胳膊，套穴里纪伯伦的棺木几乎伸手可及。

洞口钉上去的雪松木板上镌刻着诗人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我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话：我站在你的身边，像你一样地活着。把眼睛闭上，目视你的内心，然后转过脸，我的身体与你同在。”

我试着闭上眼睛，希望在纪伯伦的棺木边感觉出他的幻象。不知道是山洞里的空气少有流通，还是我的鼻子过于敏感，我嗅到了潮湿而浓重的死亡的气味。生和死毕竟是两个不能沟通的空间，时间和空间把我和诗人永远地隔开了，我可以从诗人的书中进入他的灵魂，但是我无法清晰地看见他的容貌和身体，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

纪伯伦在他的散文诗集《泪与笑》的引子里写道：“海水挥发，蒸腾，聚积成云，飘在天空。那云朵在山山水水之上飘摇，遇到清风，则哭泣着向田野纷纷而落，它汇进江河之中，又回到大海——它故乡的怀抱。云的一生就是分别与重逢，就是泪与笑。人也是如此：他脱离了那崇高的精神世界，而在物质的世界中蹒跚；他像云朵一样，经过了悲愁的高山，走过了欢乐的平原，遇到死亡的寒风，于是回到他的出发点，回到爱与美的大海中，回到主的身边。”纪伯伦的一生就是云一样漂泊的历史，他12岁离开祖国，随母亲去美国暂居，两年后回来，进贝鲁特的学校接受阿拉伯文的教育，25岁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激怒